

慢品古城年味香

王晓珂

走过巷口，东南西北几个园的大白菜，在巷口的小推车上，泛着青绿淡黄的色彩，八公山上下来的紫红色的山芋，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蓝色的四轮电动车平躺着一堆金黄色的土胡萝卜，醒目而稚嫩，穿着高毛领厚棉衣的老汉坐在车旁，头顶上的店铺屋檐下一片红灯笼。南园的陈大妈也种了一亩三分地的大白菜，南小长街口拐角处是她三轮车常在的摊位，给一棵棵大白菜寻找一个个人家。摊位后是一个对年轻夫妇的糖果和炒货摊子，此时几个大妈低头挑选各式果糖，年轻女主人介绍着她摆放每一个方格子食品。说到炒货，古城里有两家店品种繁多，仅瓜子的种类就有几十种。从东街走进南园巷不远处，有个胡家炒货店，货堆满屋，白姓女店主里里外外，称秤装袋，算账收钱，忙得不亦乐乎，有次我问她有多少品种，她说自己都数不过来了。胡家对面店内悬挂着咸鸡腊鹅，一看门头上，来自三党的咸鹅，腌制得特别好吃，也是县城知名的美食。

快过年了，南园驿巷里老六夫妇更忙了，一边忙着早晨的小刀面，一边准备着晚上的肉圆汤。早餐铺藏在巷子东侧的狭窄巷道内，她家的小刀面特色是面下好后捞出来放到碗里，从另一个纯排骨肉汤的锅里，一勺勺把每碗加上纯骨肉汤，而蛋炒饭炒出来是亮晶晶的，加了少许猪油，桌子上放着酱豆青椒、青椒蒜泥、腊菜及酱菜丝等四样家常小菜，可随喜好选择。大寒过后老六女人一直在做手工的圆子，供应给熟人过春节。古城这地方，过去家家户户都做圆子过年，称寿州圆子，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才有的美味，

那时候，母亲准备做圆子过年了，我们小孩子从家里带着糯米，去街上排队炸米花，每当看到准备炸的时候我们都躲开，退多远，捂住耳朵，那膨的一声，热气腾腾的场景，熟悉又喜欢。米花炸好带回家，母亲已经摊好了薄薄的面饼，然后把面饼斩碎，与米花混合一起，放入肉丁、葱姜、盐等等，用手揉成一个个圆子，撒上豆粉，圆子就做好了。如今人们都买现成的，集散中心年货节上的袋装寿州圆子传承了老味道，是个很好的选择。

小年的午后，走过留候祠南大门，对面的曹家巷李家做子，吉祥如意的大门匾额下一群人排着队，等候着购买清真做子。而在清真寺大门对面围着人，挤进去看到芝麻糕、花生糖、炸果子、小麻饼，都是小时候喜欢吃的，这是张家的清真糕点店，女店主姓朱，她忙碌着，麻利地给顾客递上买的一包包食品。摊子上摆放有袋装的清真油茶粉，白芝麻、黑芝麻点缀其间，巷子人讲她家的油茶很正宗。而小年的这一天，古城的四个城门上也都挂上了春联，但见那通衢门上，红联书写：凯风律动，凭胜入云端，梦添肥水；烟景神来，任诗吟楚韵，春贺寿州。

过年一定是少不了肉的，买牛羊肉的最佳去处当然在这清真寺巷与营房巷交叉口，陶记纯干牛羊肉，一个长吊杆下垂挂着条条牛肉，一位精干的中年女子，身旁围着数人，要几斤，听完她便快速地割下，几斤几两，相差甚微。由于品质上乘，她的牛肉通过抖音卖到了全国各地。

小时候过年，家家都蒸些馒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地去买馒头。

钱了。钱李巷里的鲍家夫妇做的馒头一直很畅销，平日下午做出来，不到天黑基本就卖完了。临近过年，走到他们店铺前，门里飘出面香，两口子起早贪黑，来订馒头的人多起来，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没凉下来，已经被来人打包带走。女主人姓周，听我说要给母亲买点送去，就从已打包好的里面拿了二十个分给我。她说，这是别人早订下的，只能匀点给你了。

八公山的老胡，骑着三轮车，车内盛满白白嫩嫩的豆腐，跨过靖淮桥，往返于豆腐村与古城间，平日里一天一趟，而年前是每天三趟，巷子里赵钱孙李的住户，预定好了时间等着老胡送豆腐，儿子小胡则在家作坊里不分昼夜做豆腐。路过观巷口巧遇老胡，招呼一下，他笑说就靠这几天，卖完就回家过大年。

过年，就是油盐柴米酱醋茶，小时候大人家里厨房里忙碌，小孩子上街打酱油买醋，过去东大街南边老的酱品厂大院里都是坛坛罐罐的，小城里吃的酱油醋都是那里产的，纯正而天然。如今宾阳门里的天顺酱油店，继承了那时的老工艺，老酱油和米醋都是天然制作的，买点过年是最放心的选择。

年味渐浓，仓巷里的菜市场人头攒动，摊上的菜品琳琅满目。小城街巷里永远不息的烟火，亲切而温暖，古城里的年味历经了千年，习俗也在渐渐地改变，而不变的是除夕的团圆，贴上春联，挂上红灯笼，温馨快乐的年夜饭。饭后围坐一起包饺子，大年三十晚上，烧好一条鱼放在上头桌上，不吃留到送年后，总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年年有余。

诗 歌

春节的盛宴 (外一首)

姜丽丽

敲响新年的钟声
红灯笼高挂
璀璨的彩灯亮起
街头巷尾，彩旗飘扬

在年货摊前，驻足往返
红红的中国结，精美的窗花
香甜的糖果，让年味愈发浓郁
年味渐浓，串起人们笑声连连

归乡的游子，拜访亲友
家中的大厨们纷纷登场
施展厨艺，笑语喧哗
年夜饭上，团圆的意味悠长
千里迢迢，只为相聚的欢乐

春节的盛宴，让心与心相连
家家户户，笑容如花般绽放

新年的钟声，再次悠扬地敲响
美好的愿望长存，年复一年地延续
春节的欢歌，在心中永远回响

年的回响

年来了，新春悄然而至

从时光深处，年岁悠悠走来
家，曾是三世同堂的温馨
如今是四世同堂的欢笑
青丝与白头交织，年的味道，恒久不变

那些团聚的面孔，亲切如昔
亲情浓烈，如酒醇厚，温暖心田

年夜的盛宴，举杯欢庆
欢声笑语，如春风拂面
红包传递着喜悦，孩童们笑颜如花

襁褓里的婴儿，早已长成少年的模样

年年岁岁花相似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步伐坚定，蓄满爱与温情

年，是一首充满着爱的诗歌
字字句句，洋溢着希望和憧憬
年，是一幅饱含深情的画卷
勾勒家温馨的餐，幸福的光芒

散 文

春节红

周丹

春节红，是一抹独特的红。这红，洋洋洒洒。这红，鲜艳欲滴。只见街头巷尾，各家的大红灯笼，宛如一颗颗颗熟透了的红柿子，在冬日的凛冽中散发着丝丝暖意。路的两旁，路灯下也悬着鲜艳的红旗，一排排，一列列，在车水马龙中异常鲜艳夺目。

红色，在这个时节成了毫无争议的主角。举目望去，一片片，像山像海，山一重，水一重。如果到了春节那几日，更是不得了。每家每户的红色春联，端正正地贴在门两旁。行书、草书、楷书的字迹或苍劲有力，或飞扬飘逸，在墨香与纸香交织的空气中熠熠生辉。如果你走亲访友，便会被这铺天盖地的色彩所裹挟着，脸上也不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看见这些色彩，不由得想起童年。童年里的红是温暖红。小时候，总是眼巴巴地盼着过年，除夕那天，一大早便起来跟着父母一起贴春联贴窗花，小手沾满糨糊，虽冻得通红，却忙得不亦乐乎，也玩得亦乐乎。我是玩的，真正的话是父母在做。父亲小心翼翼地抚平春联，轻轻按压边角，贴的时候专注认真，像是在进行一场神圣而庄重的仪式，似乎不容有丝毫差错，必得四平八稳，整整齐齐、端端正正。母亲也未闲着，她手中的红色窗花精美绝伦，有“福”字窗花、有“年年有余”，有“喜鹊登枝”等等。母亲干脆利落，比如下位置，便一气呵成贴上去。刹那间，阳光穿透窗户，洒下一片红影，光影斑驳间，宛如梦幻之境，让人不禁深陷其中。我看着家里一点点被红色填满，心中满是欢喜。父母则看着我满脸宠溺。

睡一觉醒来，大年初一要穿上崭新的红色拜年服，老人们说，红色能驱凶避灾，带来好运。其实最热闹

还是发红包的环节，那时还是纸质的红包。长辈们将装着压岁钱的红包揣在手里，笑着等晚辈们在地上依次磕头。北方的习俗便是谁磕得最响，谁最先拿到。那薄薄的红包，承载着厚厚的关爱，期许着孩子岁岁平安、茁壮成长。

长大后的新年红是幸福红。这红，如时间愈久愈醇香的酒，醉人的芬芳扑面而来。“丹唇列素齿，翠彩发蛾眉。”春节多嫁娶，只见红盖头下的新娘明眸皓齿，妩媚含羞，一袭红嫁衣，凤冠霞帔，华丽非凡。喇叭声响起，父母高坐堂前，新郎新娘一对新人跪拜，鞭炮声起，礼花漫天飞舞，似春日繁花，洒落一地喜庆。洞房里，也是一片红，红被红枕，红“喜”字红气球，就连灯也被红纱笼着，漾起一阵一阵红色的涟漪。这满目的红，承载着坚贞不渝的爱情期许和家人的真诚祝愿，见证着一对新人甜蜜的起点。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颜色，更是吉祥、喜庆、团圆的象征，是祥瑞之色。追溯历史，红色最早在宫廷中出现，典雅的服饰，庄严的红墙，尽显皇家威严。而当新年来临，这份红色便从宫廷走进民间，深入到每一个普通百姓之家。门上倒贴的大红福字，寓意着“福到了”。屋内，中国结高悬，流苏轻晃，摇出岁月的静好。桌上的红烧鱼色泽红亮，酱汁浓稠欲滴。红色包装的糖果盒、糕点礼盒等年货，娇艳夺目，打开来，香甜满溢。这些红与甜，正是年的滋味。

那时的欢声笑语仿佛一直在耳边回荡。与红色相关的这些瞬间，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我对家的眷恋，对年的期盼。

随 笔

春节是本线装书

聂 难

春节，宛如一本用悠悠岁月细细装订、以深厚文化作墨、将浓烈亲情精心作序的线装书。当新春的第一缕曙光温柔地洒向大地，当爆竹声欢快地唤醒沉睡的街巷，这本承载着千年华夏文明的厚重之书，便在我们眼前缓缓翻开，展现出无尽精彩与温情。

封面，无疑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画卷。那鲜艳热烈的大红色纸张，恰似燃烧的火焰，点燃了人们心中对新春的热情与期待。烫金的“福”字在封面上熠熠生辉，恰似那冬日暖阳，不仅照亮了人们心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传递着吉祥如意的美好祝福。门边张贴的春联，对仗工整，笔锋刚劲有力，或飘逸洒脱，每一笔都饱含着书写者的心意。那灵动的文字，仿佛是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奏响了新春的欢快序曲。再看那高高悬挂在屋檐下的大红灯笼，圆润饱满，宛如书中闪烁的明珠，散发着温暖而祥和的光芒，吸引着我们迫不及待地走进书里那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轻轻翻开扉页，一场盛大而温馨的家族聚会便跃然眼前。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饭桌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如同一首和谐的交响乐。一道道精心烹制的菜肴摆满了桌面，每一道都饱含着家的味道。有象征着年年有余的红烧鱼，鲜嫩的鱼肉入口即化；有寓意着团团圆圆的丸子，咬上一口，满是幸福的滋味；还有那热气腾腾的饺子，形状饱满，宛如元宝，承载着人们对财富的期盼。长辈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讲述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那些平凡而又珍贵的故事，如同书中的文字，虽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无尽的深情。孩子们则在一旁嬉笑玩耍，为这温馨的画面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灵动。这顿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亲情的纽带，将一家人紧密相连，成为这本书中最温暖、最动人的篇章。

继续往后翻阅，热闹非凡的庙会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庙会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宛如一片欢乐的海

散 文

年之琐忆

沈越梅

我们家从乡下搬到城里的第一年春节，还是要回老家过年。返乡之前，爸爸妈妈买来干张豆皮、盒装糕点等带回老家，送给乡亲们。

进城后，爸爸经常把城里的日子比作在青石板上讨生活，一天不挣一天不吃。妈妈进城以后，最初在东门外外的砖厂里做着又苦又累钱又少的工作，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在校园里做起小生意。爸爸最辛苦的时候，带过四个班的语文课，有时晚上还到电大兼课。奶奶买菜总是故意迟去一点，为的是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菜蔬。爹爹在农村还有几亩薄田，每季的收成总是第一时间送给我们。在家里大人齐心协力下，我们在城里的生活也渐渐好转。进城后的第二年春节，父母决定把我爹接过来，就在城里过新年。

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过年都是一关。年关，年关，既是团圆，也是对一个家庭衣、食、住、行的考量。

过新年，总要给家里老小添置新衣新鞋。父母决定在城里过年了。年前，妈妈回老家去办事，中途托亲戚带回一个纸箱。我和姐姐好奇地打开一看：在纸箱的最上层，有两件红色的半高领毛衣，整齐地摆放在那儿，领口下面还用各色毛线绣了两朵梅花，正对着我和姐姐微笑。站在一旁的亲戚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这是妈妈在集上给我俩买的。亲戚的话音刚落，我俩拿起毛衣，高兴地抱在一起又蹦又跳，兴奋地相互比来比去。妈妈在校园里生意稍微扩“大”些，孟阿姨也加入了进来。她老家在蚌埠，那年冬天，她从蚌埠给哥哥买了一件浅灰色的连帽棉服，轻巧柔软。孟阿姨告诉我们，这款棉服叫“滑雪衫”。据说穿上它，雪落在上面就滑了下来。哥哥穿上之后帅气如莫少聪。那年的春节冷到滴水成冰，那时的小孩却是不怕冷的，那件薄薄的滑雪衫就成了哥哥整个春节的战袍，穿上就不会得脱下。

新年将至，城里的过年习俗和老家基本一样。腊月十八、十九家家户户开始扫尘。腊月二十三买回祭灶糖，目的是要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在向玉帝汇报工作时，多多美言几句。晚饭固定要吃钱串子，把面条和汤圆放在一起煮，人们希望用面条作钱，把汤圆串起来，就像古时的钱串子。吃了钱串子，来



欢欢喜喜过大年

吴雨田 摄

散 文